



黄峻的艺术世界

The Art World of Huang Jun

● 李小山 朱其 毕飞宇

Li Xiaoshan Zhu Qi Bi Feiyu

黄峻：艺术创作一直是我生活的重要内容。这样一种选择是为了使艺术纳入我的人生，让我的生活保持在一种良好的状态之下，只有艺术这个形式能暗合我对生存的想法。在创作的时候，它往往会告诉我自己所处的时代，也正是艺术创作使得我自己认识了自己。在许多时候，它为我消除了对自身处境的疑虑，弥补了对所处时代在常识上的空白，提醒我：人生的经验不是绝对无法辨认和难以洞察的，关键的时候，艺术总是消除人与人之间交流在语言上的障碍，并能获得人们相互间的依存。艺术成了对现实世界保持仁慈和诚实的手段，它可以逐渐复苏人类与自然社会休戚与共的感觉，这就是我通过艺术活动渴望达到的。

萨特曾为贾柯梅蒂的雕塑写过一些文字：……那些雕塑人物形象都是孤独的，但当他将它们安放到一起的时候，不管他是怎么排列的，孤独又会把他们紧紧相连而构成一个小小的魔幻般的社会。

人们常感慨生命的虚无，倒是艺术能带给人实实在在的感受，有时它甚至代表着一种存在的理由，通过它你能看到人生的彼岸，而艺术过程就是寻找这个彼岸的一种行动，一种精神的行动。正因为这样，才导致了艺术存在的意义。

为了寻求彼岸的世界，人类仍将继续不知疲倦地奔跑。

李小山：观赏黄峻的作品，容易产生对你经验的怀疑，我们的精神始终在两极之中，对于变异的向往同时又带着疑虑和恐惧。这种复杂性使精神不断丰富。肯定之中包含的否定是对准我们自己的、否定那种固定化了的成见。精神往往是被那种成见的茧壳所包裹的。或许有

一天黄峻率先发觉自己这方面的问题，它的严重性引起了他心中的焦虑（现代哲学经常运用的那个概念）。实际上我们的不安经常受自己的压抑，主动顺从一种庸俗的幸福观念，因此尊严对于某些人来说早已丧失殆尽，剩下的仅仅是虚荣和面子。没有个人的经验，也就失去对美的感受。黄峻让我们想起这些问题，而且变得非常重要。我不是抽象地谈他对于我们经验的挑战，或者嘲笑我们尊严的丧失，我的意思是，他的作品正在否定我们，我说的是作为群体的“我们”。再进一步说，尽管他本意或许与我们的经验无关，但是他做的只是肯定作为



个体的“自己”。因而毫无疑问要否定“我们”。

但是我们还可以在他作品中看到更为实质性的东西。正如人们容易理解的一句相悖的话——不可言说的“说”。那种意义因为过于复杂而变得平面。它涌现在我们的眼前，是一种无需解释的印象，意义已经分解成实在的要素，已经无法集合为一种言说——无论形而上的抽象或是日常的评价。

黄峻的“做”具有与执着“上帝”的人一样无限虔诚。他的每一幅作品都是显示出简单形式之后的凝重，那是一种觉悟了的奇妙——无意义之中的意义。因此，“做”并不是平常的手工活儿，而是某种心跳的不断延续，“做，呼唤出一种巨大的存在理由，这个理由被大多数人遗忘得一干二净，他重新找回来并加以清理。

朱其：我觉得黄峻的近期绘画实际上开始了这样一种绘画性，即他找到了一种可以直接揭示和体验内性的图像，这种图像不是通过人体的外部解剖特征和叙事背景呈现人的现实内心，而是直接呈现人的精神显影。这种精神显影不是一种内心现实，而是类似于呈现一种人身上的现实性和彼岸性冲突瞬间的灵光闪现，在画面上，肉身和面容的物质性在图像上不再存在，只剩下一层可以凝视的精神的形象。黄峻试图表现一种伦勃朗晚期或者丢勒式的圣迹降临的迹象，但画面的立场在于人的现实性，即人受到彼岸圣迹的诱导试图超越现实又难得超脱之痛

毕飞宇：从技术上说，黄峻最终选择油画需要相当的勇气。就姿态而论，这样的选择无疑是一种后撤。然而，我想强调：后撤与后退倒是不相干的两码事。从90年代中国的艺术总体趋向上来看，文学、影视、戏剧等多种艺术种类都在不同程度地选择后撤。这可能也是对“泡



沫艺术”的一次必然反叛。这是一个大话题，需要专门地和行家去分析、去总结。如果不算是强词夺理的话，我倒想说，后撤有时候反而是一种前进。姿态自然是可贵的。说到底，真正可贵的还是艺术家的内心指向，他们的所有努力并没有白费，他们的心血与才智或许揭示了这样一个真理：路都是走出来的，没有一步能跨得过去；只要是路，条条大路通罗马。黄峻说得对：“只要有对出路探寻的愿望就不会错。”

格劳康的话或许更带有箴言性质：“这完全是不可避免的。”

现在，黄峻每天呆在他的画室内，在他的油画布上涂抹他的“颜色”。绘画我完全是外行，但是，作为一个以创作为生的人，我猜想黄峻正经历着他一生中最为宁静的时刻。这种宁静里头，有许多必然的意外正潜伏在那儿，蠢蠢欲动。

黄峻这个人到底是谁，我至今没有把握，黄峻在艺术创作中到底怎样地“逮住”了他自己，我同样说不清。但是，我愿意将黄峻说过的话再给他重复一遍：

“如今，当我将多种处境中的人物置于一个规定的情景之中的时候，那种转瞬即逝的游离感，就是我要表现的出发点。在这些作品中，我尽可能用美好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我用画笔来探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把他人作为天堂的美好想象。我希望人有未来，这也是我选择目前这种艺术方式的由来。”

- 1、女孩的影像3 布面油画 140 × 140cm 2006年 黄峻
- 2、女孩的影像6 布面油画 150 × 150cm 2005年 黄峻
- 3、女孩的影像2 布面油画 200 × 150cm 2005年 黄峻
- 4、混血的影像 布面油画 70 × 80cm 2005年 黄峻
- 5、朋友的影像 布面油画 150 × 120cm 2004年 黄峻

